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醫說卷二

宋 張杲 撰

醫書

醫書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命雷公岐伯教制九鍼著內
外經素問之書咸出焉黃帝內傳曰帝昇為天子鍼經
脈訣無不備也故金匱中乙之類皆祖黃帝

黃帝與岐伯問難

黃帝御極坐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為人生
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相盪喜怒交侵乃與岐
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
雷公之倫授業傳之而內經作矣蒼周之興秦和述六
氣之論具明於左史厥後越人得其一二演述難經西漢
倉公傳其舊學東漢仲景撰其議論晉皇甫謐次為甲乙
隋楊上善纂為太素唐王冰篤好之大為次註

林億素
問序

素問惟八卷

班固曰內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之九卷蕪靈樞九篇
乃其數焉雖年代移革而授學猶存懼非其人時有所
隱故第七一卷師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爾周有和
緩漢有淳于魏有張公華公皆得斯道妙者也

玉冰素問序

醫之起

帝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主典醫藉以療衆疾說文曰
巫彭初作醫呂氏春秋亦曰巫彭作醫

方書所出

世諸方書藥法雖損益隨時大抵祖述黃帝如脈經之
出於晉王叔和病源之出於隋巢元方湯液經之出於
商伊尹傷寒論出於漢張機千金備急出於唐孫思邈
外臺秘要出於唐王珪皇朝太平集天下名方為太平
聖惠其餘紛紛無代無之高氏小史曰炎帝作藥方以

救時疫

事物紀原

難經

帝王世紀曰黃帝命雷公岐伯論經脈旁通問難八十
一為難經楊元操難經序曰黃帝八十一難經者秦越
人所作按黃帝內經一秩秩九卷其義難究越人乃採
精要八十一章為難經

同上

陸宣公袁方書

陸宣公在忠州袁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蓋
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前輩名士往往能
醫非惟衛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耻言之近時士

大夫家藏方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仁人之用心
本草單方近已刻於四明及本朝諸公文集雜說
中名方尚多未見有類而傳之者予屢為之恨藏
書不廣儻有能用予言集以傳諸人亦濟物之一端
也

本草

百藥自神農始

淮南子曰神農始嘗百草之滋味當此之時一日而遇

七十毒世本曰神農和藥濟人則百藥自神農始也世
紀或云伏羲嘗味百草非也梁陶弘景本草序曰神農
氏王天下宣藥療疾以拯夭傷高氏小史曰炎帝嘗百
藥以治病嘗藥之時百死百生帝王世紀曰炎帝嘗草
木宣藥療疾著本草四卷至梁陶弘景唐李世勣等註
叙為二十卷皇朝開寶中重校定仁宗嘉祐中命掌禹
錫等集類諸家叙藥之說為補注本草唐書于志寧傳
志寧云班固惟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梁七錄乃稱

之世謂神農嘗藥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漢時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梁陶弘景此書應與素問同類其餘多與志寧之說

同也

事物紀原

藥有君臣佐使

藥有君臣佐使大抵養命之藥則多君養性之藥則多臣療病之藥則多佐使猶依本性所主而兼復斟酌詳用此者益當為善

用藥增減

千金方云夫衆疾積聚皆起於虛虛生百病積者五臟之所積聚者六腑之所聚如斯等疾多從舊方不假增減虛而勞者其弊萬端宜應隨病增減聊復審其冷熱記其增損之主耳虛勞而頭痛復熱加枸杞萎蕤虛而欲吐加人參虛而不安亦加人參虛而多夢紛紜加龍骨虛而多熱加地黃牡蠣地膚子甘草虛而冷加當歸芍藥乾薑虛而損加鍾乳棘刺菴蓉巴戟天虛而大熱

加黃芩天門冬虛而多忘加茯神遠志虛而驚悸不安
加龍齒沙參紫石英小草若冷則用紫石英小草若客
熱則用沙參龍齒不冷不熱皆用之虛而口乾加麥門
冬知母虛而吸吸加胡麻覆盆子栢子仁虛而多氣兼
微咳加五味子大棗虛而身強腰中不利加磁石杜仲
虛而多冷加桂心吳茱萸附子烏頭虛而勞小便赤加
黃芩虛而客熱加地骨皮白水黃芪白水地名虛而冷用隴
西黃芪虛而痰復有氣用生薑半夏枳實虛而小腸利

加桑螵蛸龍骨鷄肫胫虛而小腸不利加茯苓澤瀉虛而損溺白加厚朴諸藥無有一一歷而用之但據體性冷熱的相主對聊叙增損之一隅夫據方者宜準此

藥有宣通補洩

藥有宣通補洩輕重澀滑燥濕此十種者是藥之大體而本經都不言之後人亦未述遂令調合湯丸有昧於此者至如宣可去壅即薑橘之屬是也通可去滯即通草防己之屬是也補可去弱即人參羊肉之屬是也洩

可去祕即葶藶大黃之屬是也輕可去實即麻黃葛根之屬是也重可去怯即磁石鐵粉之屬是也澁可去脫即牡蠣龍骨之屬是也滑可去著即冬葵榆皮之屬是也燥可去濕即桑白皮赤小豆之屬是也濕可去枯即紫石英白石英之屬是也只如此體皆有所屬凡用藥者審而詳之則靡所遺失矣

本草黑白字

曝元發云一善醫惟取本草白字藥用之多驗蘇子容

云黑字者多後漢人益之

藥有陰陽配合

本草云凡天地萬物皆有陰陽大小各有色類尋究其理並有法象故毛羽之類皆生於陽而屬於陰鱗介之類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所以空青法木故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故色赤而主心雲母法金故色白而主肺雌黃法土故色黃而主脾磁石法水故色黑而主腎餘皆以此推之例可知也

誤註本草

張文潛好食蟹晚苦風痺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滿貯
巨栢而食之嘗作詩云世言蟹毒甚過食風乃乘風淫
為末疾能敗股與肱我讀本草書美惡未有憑筋絕不
可理蟹續牢如絙骨萎用蟹補可使無騫崩凡風待火
出熱甚風迺騰中言若遇蟹其快若霜冰俗傳未必妄
但恐殊愛憎本草起東漢要之出賢能雖失諒不遠堯
跖終殊稱書生自信書俚說徒營營文潛為此詩殆嗜

蟹之癖而為之辯耶抑真信本草也如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其肉則洗滌數十過俟色如雪方敢烹故梅聖俞詩云烹魚苟失所入喉為鏌鉚而大觀本草乃云河豚性溫無毒所謂注本草誤而能殺人者殆類此也

藥名之異

本草一物而有數名者詳載本經至有日常用之藥乃有異名一時難以尋討今直指其名表而出之庶有益

於後學牡蒙乃紫參衛矛即鬼箭紫萋今凌霄花懷香
子即茴香也莎草根今香附子是北亭砂乃硃砂茗苦
茶者茶也無食子沒石子是南燭枝今烏飯葉菰根茭
荀也惡實即牛蒡子蠡實即馬蘭淫羊藿即仙靈脾假
蘇是荊芥萌是大蒜牙子乃狼牙馬勃乃馬屁菌也商
陸即當陸根敗天公人戴竹笠之敗者薰陸香乳香也
訶梨勒初未成實風吹之墜地謂之隨風子太平廣記
載南威橄欖也石蜜櫻桃也盧橘枇杷也木蜜棗也陸

塵也葱白涼青熱通九竅韭白暖地之羊肉青涼閉九
竅萊服乃蘿蔔小草即遠志藥半天河竹籬頭水也署
預今之山藥神屋即龜甲五靈脂寒號虫糞也芟實菱
也烏芋即慈菇蚤休即紫荷車浮石載石蟹條下慎火
草即景天也

鍼灸

鍼灸之始

帝王世紀曰太昊畫八卦以類萬物之情六氣六腑五

臟五行陰陽四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乃制九鍼又曰黃帝命雷公岐伯教制九鍼蓋鍼灸之始也

明堂

今醫家記鍼灸之穴為偶人點誌其處名明堂按銅人俞穴圖序曰昔黃帝問岐伯以人之經絡窮妙於血脈參變乎陰陽盡書其言藏於金蘭之室洎雷公請問乃坐明堂以授之後世言明堂者以此

並事物紀原

妙鍼獺走

宋人王纂海陵人少習經方尤精鍼石遠近知其盛名
宋元嘉中縣人張方女日暮宿廣陵廟門下夜有物假
作其婿來女因被魅惑而病纂為治之始下一鍼有獺
從女被內走出病因而愈

劉穎叔
異苑

鍼翦愈鬼

徐熙字秋夫不知何郡人時為射陽少令善醫方名聞
海內常夜聞鬼呻吟聲甚淒苦秋夫曰汝是鬼何所需

荅曰我姓斛名斯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而疼痛不可忍聞君善術願相救濟秋夫曰汝是鬼而無形云何厝治鬼曰君但縛葛為人索孔穴鍼之秋夫如其言為鍼腰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一人來謝曰蒙君醫療復為設祭病除飢解感惠實深忽然不見當代稱其通靈長子道度次子叔嚮皆精其術焉

唐史

鍼愈風手

唐甄權許州扶溝人常以母病與弟立言專習醫方遂

究其妙隋開皇初為祕書省正字後稱疾除魯州刺史
庫狄欽患風手不得引諸醫莫能療權謂曰但得弓箭
向塚一鍼可以射矣鍼其肩隅一穴應時愈貞觀中年
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
大夫賜几杖衣服其修撰脈經鍼法明堂人形圖各一
卷至今行用焉

同上

許希善鍼

天聖中仁宗不豫國醫進藥久未效或薦許希善用

鍼者召使治之三鍼而疾愈所謂興龍穴是也仁宗大喜遽命官之賜予甚厚希善既謝上復西北再拜仁宗怪而問之希善曰臣師扁鵲廟所在也仁宗嘉之是時孔子之後久失封爵故顏大初作許希詩以諷之於是詔訪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王

皇朝類苑

鍼法

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

鍼愈風眩

秦鳴鶴為侍醫高宗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武后亦幸
災異逞其志至是疾甚召鳴鶴張文仲診之鳴鶴曰風
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即愈矣天后自簾中怒曰此可
斬也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處耶上曰醫之議病理不
加罪且吾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命刺之鳴
鶴刺百會及腦戶出血上曰吾眼明矣言未畢后自簾
中頂禮拜謝之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遺鳴鶴

鍼鼻生贅

狄梁公性好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傍大榜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有富室兒鼻端生贅如拳石綴鼻根蒂如筋痛楚危亟公為腦後下鍼疣贅應手而落其父母輦千絹奉焉公不顧而去

集異說

筆鍼破癰

李王公主患喉癰數日痛腫飲食不下纔召到醫官言須鍼刀開方得潰破公主聞用鍼刀哭不肯治痛逼水

穀不入忽有一草澤醫曰某不使鍼刀只用筆頭蘸藥
癰上霎時便潰公主喜遂令召之方兩次上藥遂潰出
濃血一盞餘便寬兩日瘡無事令傳其方醫曰乃以鍼
繫筆心中輕輕劃破其潰散爾別無方言醫者意也以
意取效爾

名醫
錄

鍼瘤巨虱

臨川有人瘤生頰間癢不可忍每以火烘炙則差止已
而復然極以患苦醫者告之曰此真虱瘤也當剖而出

之取油紙圍頂上然後施砭瘤才破小虱涌出無數
最後一白一黑兩大虱皆如豆殼中空空無血與頰了
不相干畧無癰痕但瘤所障處正白爾

丁志

善鍼

無為軍張濟善用鍼得訣於異人能觀解人而視其經
絡則無不精因歲饑疫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人以行
鍼無不立驗如孕婦因仆地而腹偏左鍼右手指正久
患脫肛鍼頂心而愈傷寒翻胃嘔逆累日食不下鍼眼

皆立能食皆古今方書不著陳瑩中為作傳云藥王藥王
為世良醫嘗草木金石名數凡十萬八千悉知酢鹹淡
甘辛等味故從味因悟入益知今醫家別藥口味者古

矣

邵氏聞
見錄

捫腹鍼兒

朱新仲祖居桐城時親戚間有一婦人妊孕將產七日
而子不下藥餌符水無不用待死而已名醫李幾道偶
在朱公舍朱引至婦人家視之李曰此百藥無所施惟

有鍼法吾藝未至此不敢措手爾遂還而幾道之師龐安常適過門遂同謁朱朱告之故曰其家不敢屈公然人命至重公能不惜一行救之否安常許諾相與同往才見孕者即連呼曰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間安常以手上下摩之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母子皆無恙其家驚喜拜謝敬之如神而不知其所以然安常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胃不復能脫故雖投藥而無益適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

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試令取兒視之右手虎口有鍼痕其妙如此

泊宅編

鍼急喉閉

於大指外邊指甲下根齊鍼之不問男女左右只用人家常使鍼鍼之令血出即效如大段危急兩手大指都鍼之其功甚妙

唐志

砭石

砭石謂以石為鍼也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

以為鍼則砭石也

刺誤中肝

督郵徐毅得病華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祖鍼胃脘訖便苦咳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脘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如佗言

九鍼

九鍼上應天地陰陽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一鍼皮二鍼肉三鍼脈四鍼筋五鍼骨六鍼

調陰陽七鍼益精血八鍼除風九鍼通九竅除三百六十五節氣一鑱鍼二員鍼三提鍼四鋒鍼五鈹鍼六員利鍼七毫鍼八長鍼九大鍼

工鍼

僧海淵閩人也工鍼砭天禧中入吳楚游京師寓相國寺中書令張士遜疾國醫拱手淵一鍼而愈由是知名既老歸蜀范景仁賦詩餞之云舊鄉山水遠禪扃日日山光與水聲歸去定貪山水樂不教魂夢到神京治平二

年化去張唐英貽以偈曰言生本不生言滅本不滅覺路自分明勿與迷者說劉季孫銘其塔曰資身以醫有聞於時餘幣散之拯人於危君子所難嗟乎師

鍼舌底治舌出不收

王況字子亨本土人為南京宋毅叔壻毅叔既以醫名擅南北況初傳其學未精薄遊京師甚悽然會鹽法忽變有大賈覩揭示失驚吐舌遂不能復入經旬食不下咽延羸日甚國醫不能療其家憂懼榜於市曰有治之

者當以千萬為謝況利其所售之厚姑往應其求既見賈之狀忽發笑不能制心以謂未易措手也其家怪而詰之況謬為大言答之曰所笑者輦轂之大如此乃無人治此小疾耳語主人家曰試取鍼經來況謾檢之偶有穴與其疾似是者況曰爾家當勒狀與我萬一不能治則勿尤我當為鍼之可立效主病者不得已亦從之急鍼舌之底抽鍼之際其人若委頓狀頃刻舌遂伸縮如平時矣其家大喜謝之如約又為之延譽自是翕然

名動京師既小康始得盡心肘後之書卒有聞於世事之偶然有如此者況後以醫得幸宣和中為朝請大夫著全生指迷論一書醫者多用之

王明清
餘話

艾謂之一壯

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以壯人為法也其用若干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類
苑

灸背瘡

京師萬勝門剝員王超忽覺背上如有瘡隱起倩人看

之已如蓋大其頭無數或教往梁門裏外科金龜兒張
家買藥張視頰眉曰此瘡甚惡非藥所能治只有灼艾
一法庶可冀望萬分然恐費力乃撮艾與之曰且歸家
試灸瘡上只怕不疼直待灸疼方可療爾灼艾十餘殊
不知痛妻守而哭之至第十三壯始大痛四傍惡肉捲
爛隨手墮地即似稍愈再詣張謝張付藥敷貼數日安
則知癰發於背脅其捷法莫如灸也

類編

蒜灸癰疽

凡人初覺發背欲結未結赤熱腫痛先以濕紙覆其上立視候之其紙先乾處則是結癰頭也取大蒜切成片如當三錢厚薄安其頭上用大艾炷灸之三壯即換一片蒜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時方住最要早覺早灸為上一日二日十灸十活三日四日六七活五六日三四活過七日不可灸矣若有十數頭作一處生者即用大蒜研成膏作薄餅鋪頭上聚艾於蒜餅上燒之亦能活也若背上初發赤腫一片中間有一粟米大頭

子便用獨頭蒜切去兩頭取中間半寸厚薄正安於瘡
上却用艾於蒜上灸二七壯多至四十九壯

江寧府紫極觀因掘

得石碑
載之

灸瘰疾

女童莊妙真緣姊坐瘰疾不起餘孽亦駸駸見偶趙道
人過門見而言曰汝有瘰疾不治何耶答曰喫了多少
藥勿效趙曰吾得一法治此甚易當以癸亥夜二更六
神皆聚時解去下體衣服於腰上兩傍微陷處鍼灸家

謂之腰眼直身平立用筆點定然後上牀合面而卧每
灼小艾炷七壯勞蟲或吐出或瀉下即時平安斷根不
發更不傳染敬如其教因此獲生

類編

灸欬逆法

予族中有病霍亂吐利垂困忽發欬逆半日之間遂至
危殆有一客云有灸欬逆法凡傷寒及久疾得欬逆皆
為惡候投藥皆不效者灸之必愈予遂令灸之火至肌
欬逆已定元豐中予為鄜延經略使有幕官張平序病

傷寒已困一日官屬會飲通判延州陳平裕忽言張平
序已屬續求往見之予問何遽至此云欬逆甚氣已不
屬予忽記灸法試令灸之未食頃平裕復來喜笑曰一
灸遂差其法乳下一指許正與乳相直骨間陷中婦人
即屈乳頭度之乳頭齊處是穴艾炷如小豈許灸三壯
男灸左女灸右只一處火到肌即差若不差則多不救
矣

良方

灸鼻衄

徐德占教衄者急灸項後髮際兩筋間宛宛中三壯立止蓋血自此入腦注鼻中常人以線勒頸後可止衄此

灸決效無疑

同上

灸牙疼法

隨左右所患肩尖微近後骨縫中小舉臂取之當骨解陷中灸五壯予目覩灸數人皆愈矣灸畢項大痛良久乃定永不發予親病齒痛百方治之皆不驗用此法遂

差

同上

腳氣灸風市

蔡元長知開封正據案治事忽覺如有蟲自足心行至腰間即墜筆暈絕久之方甦掾屬云此病非俞山人不能療趣使呼之俞曰是真腳氣也法當灸風市為灸一壯蔡晏然復常明日疾如初再呼俞曰欲除病根非千艾不可從其言灸五百壯自此遂愈仲兄文安公守姑蘇以鑾輿巡幸虛府舍暫徙吳縣縣治卑濕旋感足痺痛掣不堪忍服藥勿效乃用所聞灼風市肩隅曲池三

穴終身不復作僧普清苦此二十年每發率兩月用此灸二十一壯即時痛止其他蒙此力者不一而足

夷堅志

灸腳轉筋

岐伯灸法療腳轉筋時發不可忍者灸腳踝上一壯內筋急灸內外筋急灸外

三里頻灸

若要安三里莫要乾患風疾人宜灸三里者五臟六腑之溝渠也常欲宣通即無風疾

灸頭臂腳不宜多

如灸頭上穴灸多令人失精神臂腳穴灸多令人血脈
枯竭四肢細而無力既復失精神又加於細即令人短
壽

灸痔疾

唐陝州王及郎中充西路安撫司判官乘驢入駱谷及
宿有痔疾因此大作其狀如胡瓜貫於腸頭熱如燬煨
火至驛僵仆主驛吏言此疾某曾患來須灸即差用柳

枝濃煎湯先洗痔便以艾灸其上連灸三五壯忽覺一道熱氣入腸中因大轉瀉先血後穢一時至痛楚瀉後遂失胡瓜登驪而馳

本事方

灸蛇毒

朝野僉載記毒蛇所傷用艾灸當齧處灸之引去毒氣即差其餘惡蟲所螫馬汗入瘡用之一效

灸難產

張文仲灸婦人橫產先手出諸般符藥不捷灸婦人右

腳小指頭尖頭三壯炷如小麥大下火立產

灸臍風

樞密孫公抃生數日患臍風已不救家人乃盛以盤合將送諸江道遇老媪曰兒可活即與俱歸以艾炷臍下

遂活

青箱記

不宜灸

凡婦人懷孕不論月數及生產後未滿百日不宜灸之若絕子灸臍下二寸三分間動脈中三壯女子后門不

灸出千
金方

因灸滿面黑氣

有人因灸三里而滿面黑氣醫皆以為腎氣浮面危候
也有人云腎經有濕氣上蒸於心心火得濕成煙氣形
於面面屬心故心腎之氣常相通如坎之外體即離離
之外體即坎心腎未常相離也耳屬水其中虛則有離
之象目屬火其中滿則有坎之象抑可見矣以去濕藥
治之如五苓散防己黃耆之類皆可用

醫
餘

神醫

太醫集業

國家以文武醫入官蓋為養民設未不自古學而得之者學古之道雖別而同為儒必讀五經三史諸子百家方稱學者醫者之經素問靈樞是也史書即諸家本草是也諸子難經甲乙中藏太素是也百家鬼遺龍樹金鏃刺要銅人明堂幼幼新書產科保慶等是也儒者不讀五經何以明道德性命仁義禮樂醫不讀靈素何

以知陰陽運變德化政令儒不讀諸史何以知人才賢
否得失興亡醫不讀本草何以知名德性味養生延年
儒不讀諸子何以知崇政衛教學識醇疵醫不讀難素
何以知神聖工巧妙理奧義儒不讀百家何以知律厯
制度休咎吉凶醫不讀雜科何以知脈穴骨空奇病異
證然雖如是猶未為博況經史之外又有文海類集如
漢之班馬唐之韓柳及我大宋文物最盛難以槩舉醫
文漢有張仲景華佗唐有孫思邈王冰等動輒千百卷

其如本朝太平聖惠乘閒集效神巧萬全備見崇文名

醫別錄

方三因

趙簡子

扁鵲傳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
入視之曰血脈滯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常七日如此而
寤寤而告公孫子興曰我夢之帝所甚樂帝告我晉國
將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
國男女無別後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

穀而歸縱淫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言矣居二日半簡子寤

史記

神醫

陳昭遇者嶺南人善醫隨劉鋹歸朝後為翰林醫官所治疾多愈世以為神醫絕不讀書詰其所習不能答嘗與所親曰我初來都下持藥囊抵軍壘中日閱數百人其風勞冷氣之候皆默然識之然後視其長幼虛實按古方用湯劑鮮不愈者實未嘗尋脈訣也莊周所謂懸解

董遇以為讀書百遍義自見豈是之謂歟

皇朝類苑

尸蹙

號太子死扁鵲曰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臟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臟者死凡此數

事皆五臟覺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
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
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劑和煮之以更熨
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
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
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爾

史記

死胎

李將軍妻病甚呼華佗視脈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

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按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脈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鍼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鍼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黑長可尺許佗之絕技凡此類也

三國
魏志

郝翁精於醫

郝翁者名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長征河朔不堪其役遁去月夜行山間憊甚憩一樹下忽有大羽禽飛止其上熟視之一黃衣道士也允拜手乞憐道士曰汝郝允乎因授以醫術晚遷鄭圃世以神醫名之遠近之人賴以活者四十餘年非病者能盡活之也蓋其術精良可信不幸而不可治必先語之雖死亦無恨於脈非獨知己病能前知未病與死近者頃刻遠者累年至其時皆無

失歲常候測天地六元五運考四方之病前以告人亦
無失皇祐中翁死張岫子堅誌其墓曰夏英公病泄太
醫皆為中虛翁曰風客於胃則泄殆藁本湯證也英公
駭曰吾服金石等藥無數泄不止其敢飲藁本乎翁強
進之泄止

邵氏聞
見錄

褚澄善醫

南史曰褚澄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
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汝有重病答曰舊有冷病至今五

年衆醫不差澄為診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淪
鷄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服仍吐一物如涎裏之
動開看是鷄雛羽翅爪距貝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
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鷄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
妙

唐與正治疾

唐與正少年得脈法於臨安醫者黃澤繼又得藥法於
太學生夏德懋所召紫霞仙遇人有奇疾多以意治其

侄女年數歲得風痺疾先發於臆迤邐延上赤腫痛痒
醫以上膈風熱治之不效唐診之曰是肝肺風熱盛極
耳以升麻羌活荊芥鼠粘子赤芍藥淡竹葉桔梗乾葛
八物治之自下漸退而腫聚於頂其高數寸雖飲食寢
處無妨而疾終未去也唐母吳夫人曰此女乳母好飲
熱酒至并歆其糟疾殆因是歟唐方悟所以至頂不消
之由思之唯乾葛消酒且能療火毒乃於先方加葛三
倍使服之二日腫盡失去從舅吳巡檢病不得前洩卧

則微通立則不能消滴醫遍通用小腸藥窮技巧弗驗
唐因其侄孫大用來問吳常日服何藥曰叔祖常服黑
錫丹問何人結砂曰自為之唐洒然悟曰是必結砂時
鉛不死硫黃飛去鉛砂入膀胱卧則偏重猶可洩立則
正塞水道以故不能通令取金液丹三百粒分為十服
煎瞿麥湯下之膀胱得硫黃積鉛成灰從水道下猶累
累如細砂病遂愈葛之消酒硫黃之化鉛皆載經方苟
不知病源而以古方從事未見其可也

夷堅志

以醫知名

成州團練使張銳字子綱以醫知名居於鄭州政和中
蔡魯公之孫婦有娠及期而病國醫皆以為陽證傷寒
懼胎之墜不敢投涼劑魯公密邀銳視之銳曰兒處胎
十月將生矣何藥之能敗即以常法與藥且使倍服之
半日而兒生病亦失去明日婦大泄而喉閉不入食衆
醫復指言其疵且曰二疾如水炭又產蓐甫近雖扁鵲
復生無活理也銳曰無庸憂將使即日愈乃入室取藥

數十粒使吞之咽喉即通下泄亦止逮滿月魯公開宴
自諸子諸孫及婦女甥壻合六十人請銳為客公親酌
酒為壽曰君之術通神吾不敢知敢問一藥而治二疾
何銳曰此於經無所載特以意處之向者所用乃附子
理中丸裹以紫雪爾方喉閉不通非至寒藥不為用既
已下咽則消釋無餘其得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
而兩疾愈公大加嘆異盡歛席上金七箸遺之刑部尚
書慕容彥逢為起居舍人母夫人病亦召銳於鄭至則

死矣時方六月暑將就木銳欲入視彥逢不忍意其欲求錢乃曰道路之費悉當奉償實不煩入銳曰傷寒法有死一晝夜復生者何惜一視之彥逢不得已自延入悲哭不止銳揭面帛注視呼忤匠語之曰若嘗見夏月死者面色赤乎曰無然則汗不出而覺爾不死也幸無亟飲趨出取藥命以水二升煮其半灌病者戒曰善守之至夜半大瀉則活矣銳舍於外館至夜半時守病者覺有聲勃勃然遺尿已滿蓆出穢惡物斗餘一家盡喜

遽敲門呼銳銳應曰吾今日體因不能起然亦不必起
明日方可進藥也天且明出門若將便旋然徑命駕歸
鄭彥逢詣其室但留平胃散一貼而已其母服之數日
良愈蓋銳以彥逢有求錢之疑故不告而去紹興中流
落入蜀王秬叔堅問之曰公之術古所謂十全者幾是
歟曰未也僅能七八耳吾長子病診脈察色皆為熱極
命煮承氣湯欲飲之將飲復疑至於再三將遂飲如有
掣吾肘者姑持杯以待兒忽發顛悸覆綿衾至四五始

稍定汗下如洗明日而脫然使吾藥入口則死矣安得
為造妙世之庸醫學方書未知萬一自以為足吁可懼
哉

夷堅
志

耳聞風雨聲

孫兆殿丞治平中間有顯官權府尹忘其名氏一日坐
堂決事人吏環立尹耳忽聞風雨鼓角聲顧左右曰此
何州郡也吏對以天府尹曰若然吾乃病耳遽召孫公
往焉公診之乃留藥治之翌日尹如故尹召孫問曰吾

所服藥切類四物飲孫曰是也尹曰始慮為大患服此藥立愈其故何也孫曰心脈太盛腎脈不能歸耳以藥涼心經則腎脈復歸乃無恙孫之醫出於衆人皆如是衆人難之孫則易之衆人易孫則難之真世之良醫也

青箱集

非孕

潘璟字溫叟名醫也虞部員外郎張咸之妻孕五歲南陵尉富昌齡妻孕二歲團練使劉彛孫妾孕十有四月

皆未育溫叟視之曰疾也凡醫妄以為有姪爾於是作大劑飲之虞部妻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二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彛孫妻墮大蛇猶蜿蜒不死三婦人皆無恙屯田郎中張諶妻年四十餘而天癸不至溫叟察其脈曰明年血潰迺死既而果然又貴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謳歌飲酒晝不能食如是三歲溫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益沮飲酒易怠而謳歌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疾雖衰然未愈也如夢男

子青巾而白衣者則愈矣後果夢則能食

夷堅志

徒癰

南史曰薛伯宗善徒癰公孫泰患發背伯宗為氣封之徒置齋前柳樹上明日而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升餘樹為之痿

損

太平御覽

劉從周妙醫

韶州曲江人劉從周妙於醫術有自得之見著書十篇

大抵與世俗異其論痢疾云常人以白痢為冷證赤痢為熱證故所用藥入冰炭其實不然但手足和煖則為熱當煎粟米湯調五苓散繼服感應丸二十粒即愈手足厥冷則為寒當服已寒丸之類凡治痢當以此別之初不問赤白也如盛夏發熱有傷寒冒暑二證若熱有進退則為冒暑一向熱不止則為傷寒當以此別之

拔麥中蟲

有人家女病腫以榜召醫皆不識馬嗣明問病由云曾

以手按麥穗即有一小赤物長二尺許似蛇入其手指
中因驚倒即覺手臂疼腫月餘漸及半身肢節俱腫痛
不可忍嗣明處方治之皆愈

劉穎叔
異苑

華佗醫疾

華佗沛國譙人通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
人以為仙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
量鍼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
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割破腹背抽割積

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去疾穢而縫合付以神膏四
五日瘡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破腹取病

華佗傳一士大夫不快佗曰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
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
自剝裂士大夫不忍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

差十年竟死

並魏志

扁鵲見齊侯

扁鵲過齊初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公不應後又見之曰
君有疾乃可治之公曰卿欲治無病之人以求其功後
又見公越人便走數日病發召越人越人曰初見君病
在皮膚鍼灸所及再見君病在血脈湯藥所及今見君
病入骨髓司命亦無奈何後數日桓侯乃薨

文摯

文摯齊人也齊威王病發使召文摯摯至謂太子曰王
病怒即愈王若即殺臣奈何太子曰無慮吾當救之文

摯於是不時來見王及來不脫履而登牀王大怒使左右持下將烹之后及太子扣頭請救王怒遂解救摯因此病愈六國時人

並史記

董奉

董奉候官人也時交州刺史杜燮中毒藥而死奉以太一散和水沃燮口中須臾乃蘇燮自說初死時有一車門直入一處內燮於土窟中以土塞之俄頃聞太一使至追杜燮遂開土窟燮得出

華佗

華佗字元化善養生之術廣陵太守陳登患胃煩滿面赤不食使人請華佗佗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蓋腥物之所為乃作湯令登服之遂吐三升許蟲蟲頭皆赤半身猶是生膾佗曰此病必更再發若值良醫乃可治後果發時佗不在病發遂卒

臟氣已絕

縣史尹世苦四肢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

曰試作熟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熟食而汗不出佗曰臟氣已絕於內當啼哭而絕果如佗言

並魏志

病有六不治

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輕身重財二不治衣食不能適三不治陰陽并臟氣不定四不治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信巫不信醫六不治有一於此則重難治也

千金方引史記

隨俗為醫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

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為變

扁鵲兄弟三人

鵲冠子云扁鵲兄弟三人並醫魏文侯問孰最扁鵲曰長兄神視故名不出家仲兄神毫毛故名不出閭臣鍼人血脈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豎傷脾

濟北王召淳于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

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王曰得
母有病乎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
不變以為不然春豎捧劍從王之側王去豎後令人召
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
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並史記

病狂

蘄水縣高醫龐安時治病無不愈其處方用意幾於古
人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蘄有富家子竊出游值鄰

人有鬪者排動屋壁富人子大驚懼疾走惶惑突入市
市方陳刑尸富人子走仆尸上因大驚到家發狂性理
遂錯醫巫百方不能已龐為劑藥求得絞囚繩燒為灰
以調藥一劑而愈龐得他人藥嘗之入口即知其何物
及其多少不差也

張右史明
道雜誌

肝氣暫舒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
奏謀於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病亟瞑而不食惛惛欲

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氣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
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陞對能延數日
之期否奉真曰如此自可諸臟皆已衰唯肝臟獨過脾
為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
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乃能
張目睛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
此不足喜肝氣暫舒爾無能為也後三日果卒

筆談

醫說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醫說卷三

宋 張杲 撰

神方

夢獲神方

虞雍公并甫紹興二十八年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憩北
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泄痢疾連月重九日夢至
一處類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之坐視壁間有韻

語藥方一紙讀之數遍其詞曰暑毒在脾濕氣連腳不
瀉則痢不痢則瘧獨煉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
安樂別作治療醫家大錯夢回尚能記即錄之蓋治暑
泄方也如方服遂愈

夷堅志

夢藥愈眼疾

饒州民郭端友精意事佛紹興乙亥之冬募衆紙筆緣
自出力以清旦靜念書華嚴經期滿六部乃止癸未之
夏五部將終忽兩目失光翳膜障蔽巫醫鍼刮皆無功

自念唯佛力可救次年四月晦誓心一日三時禮佛觀音願於夢中賜藥或方書至五月六日夢皂衣人告曰汝要眼明用獼掌散熊膽丸則可明日遂詣市藥但得獼掌散點之不效後於道藏獲觀音治眼熊膽丸方舉室驚喜即依方市藥旬日乃成服之二十餘日藥盡眼明至是年十月平復如初即日接書前帙感靈應特異增為十部乃止今眸子瞭然外人病目疾者服其藥多愈藥用十七品南熊膽一分為主黃連密蒙花羌活各

一兩半防已二兩半草龍膽蛇蛻地骨皮大木賊仙靈
脾皆一兩瞿麥旋復花甘菊花皆半兩蕤仁二錢半麒
麟竭一錢蔓青子一合同為細末以羯羊肝一具煮其
半焙乾雜於藥中取其半生者去膜爛研入上件藥杵
而丸之桐子大飯後米飲下三十丸諸藥修治無別法
唯木賊去節蕤仁用肉蔓青水淘蛇蛻炙云

夷堅志

觀音治痢

李素純傳有一婦人久患痢將死夢中觀音菩薩授此

方服之遂愈用木香一味細末水飲調服

本草

人參胡桃湯

洪輯居溧陽縣西寺事觀音甚敬幼子佛護病痰喘醫不能治凡五晝夜不乳食證危甚又呼醫杜生診視曰三歲兒抱病如此雖扁鵲復生無如之何爾輯但憂泣辦凶具而其母以嘗失孫愁悴尤切輯益窘懼投哀請禱於觀音至夜中妻夢一婦人自後門入告曰何不服人參胡桃湯覺而語輯輯灑然悟曰是兒必活此益大

士垂教爾急取新羅人參寸許胡桃肉一枚不暇剝治煎為湯灌兒一蜺殼許喘即定再進遂得睡明日以湯剝去胡桃皮取淨肉入藥與服喘復作乃即如昨夕法治之信宿有瘳此藥不載於方書蓋人參定喘而帶皮胡桃則斂肺也予以淳熙丁未四月有痰疾之撓因晚對上宣諭使以胡桃肉三顆生薑三片臨卧時服之畢即飲湯三兩呷又再嚼桃薑如前數且飲湯勿行動即就枕既還玉堂如恩指敬服旦而嗽止痰不復作輯之

事亦類此云已
志

懸癰

穀道外腎之間所生癰毒名為懸癰醫書所不載世亦罕有知者初發唯覺甚癢壯如松子大漸如蓮實四十餘日後始赤腫如胡桃遂破若破則大小便皆自此去不可治矣其藥用橫紋大甘草一兩截長三寸許取山澗東流水一大盃井水河水不可用以甘草蘸水文武火慢煮不可性急須用三時久水盡為度摩視草中潤

然後為透却以無灰酒兩椀煮俟至一半作一服溫服之初未便效驗二十日始消未破者不破可保安平雖再進無害與化守姚康朝正苦此癰衆醫拱手兩服而愈

神授乳香飲

吳大昔以泥補葺善神後因結屋墜梯折傷腰勢殊亟夢神來云汝昔嘗救我我不敢忘授以乳香飲其方用酒浸虎骨敗龜黃耆牛膝草薜續斷乳香七品覺而能

記即喚子買藥敬服之一旬愈已

志

夢張王藥愈癰

時康祖為廣德宰事張王甚敬舉家不食豬肉後授溫
倅下體抱疾小愈左乳復生癰繼又胃臆間結核其大
如拳堅如石荏苒半歲百藥皆不能施已而牽掣臂腋
徹於肩痛楚特甚亟禱王祠下夢間語曰若要安但用
薑自然汁製香附服之可也夢覺呼其子檢本草視之
二物治證相符訪醫者張棟亦云有理遂用香附去毛

薑汁浸一宿為末二錢米飲調才數服瘡膿流出腫硬

漸消自是獲愈

唐志

救疫神方

靖康二年春京師疫氣大作有異人書一方於齋舍凡因疫發腫者服之無不效其方黑豆二合炒令香熟甘草二寸炙黃以水二盞煎其半時時呷之

同上

治吐血

秀州進士陸迎忽得疾吐血不止氣蹙驚顫狂躁跳躍

雙目直視至深夜欲拔戶而出如是兩夕諸醫通用古
方及草澤單方拯療不瘳舉家哀訴所事觀音夢授一
方但服一料當永除根本用益智一兩生珠二錢青皮
半兩麝一錢碾細末燈心湯調陸覺取筆記之明日治
藥隨手而愈

同上

呂真人治目疾

江陵傅氏家貧鬻紙為業性喜雲水見必邀迎小閣塑
呂仙翁像朝暮焚香敬事甚謹雖妻子不許入一日有

客方巾布袍入共語曰適有百金邀傳飲傳目昏多淚
客教用生熟地黃切焙椒去目及閉口者微炒三物等
為末蜜丸桐子大五十九鹽米飲空心下傳如方治藥
不一月目明夜能視物享年八九十耳目聰明精力如
少年

辛志

驚風妙藥

趙周氏之子三歲忽驚風掣癇體如反張方不納乳食
四肢盡冷衆醫莫能措手族弟善信來云邑主簿李賡

藏一方療此證如神急求併力治藥才合就便以擦兒
齒少頃作噦咳聲手稍轉動自夜至旦灌兩餅從此平
復趙焚香設誓將終其身以施人名蝎稍餅子用赤足
全吳蚣一條蝎梢乳香白花蛇肉朱砂天南星白殭蚕
各半兩麝香三錢凡八味砂乳麝別研蛇酒浸去皮骨
取淨南星煨熟蚕生用與蜈蝎五者為末別研三者和
均酒糊丸捏作餅徑四分煎人參或薄荷或金銀花湯
磨化一粒周歲以下者半之全活小兒不可計

唐志

治內障羊肝丸

治目方用黃連者多矣而羊肝丸尤奇特異用黃連末一兩白羊子肝一具去膜同於砂盆內研令極細衆手為丸梧桐子大每服以溫水下三十丸連作五劑但是諸目疾及翳障青盲皆治忌猪肉冷水唐崔承元者因官治一死囚出活之囚後數年以病目致死一旦崔為內障所苦喪明逾年後半夜嘆息獨坐忽聞堦除悉率之聲問為誰徐曰是昔蒙活囚今故報恩至此遂以此方

告言訖而沒崔以此合服不數月眼復明。

神精丹

許叔微家一婦人夢二蒼頭一在前一在後手中持一物前者云到也未後者應云到也擊一下爆然有聲遂魔覺後心一點痛不可忍昏悶移時叔微所合神精丹有此證即取三粒令餌之過數刻痛止遂醒其方出千金中殆晉景公夢二豎之比也

同上

寒嗽

晉之姪事觀音甚謹適苦嗽踰月夜夢老僧呼謂之曰
汝嗽只是感寒吾有方授汝但用生薑一物切作薄片
焙乾為末糯米糊丸芥子大空心米飲下三十九丸覺如
其言數服而愈

癸癸志

丁公藤愈風

南史解叔謙鴈門人母有疾夜於庭中稽顙祈告聞空
中云得丁公藤治即差訪醫及本草皆無至宜都山中
見一翁伐木云是丁公藤療風乃拜泣求得之及漬酒

法受畢失翁所在母疾遂愈

本草

稀薺丸

江陵府節度使進晞薺丸方臣有弟訐年三十一中風
牀枕五年百醫不差有道人鍾釧者因覩此患可餌晞
薺丸必愈其藥多生沃壤五月間收洗去土摘其葉及
枝頭九蒸九曝不必太燥但取蒸為度杵為末煉蜜丸
梧子大空心溫酒米飲下二三十丸所患忽加不得憂
至四十服必復如故五十服當丁壯奉宣付醫院詳錄

又知益州張詠進表云臣因換龍興觀掘得一碑內說
修養氣術并藥二件依方差人訪問採覓其草頗有異
金稜銀線素根紫莖對節而生蜀號火杓莖葉頗同蒼耳
誰知至賤之中乃有殊常之效臣自喫至百服眼目精
明即至千服鬚髮烏黑筋力輕健效驗多端臣本州有
都押衙羅守一曾因中風墜馬失音不語臣與十服其
病立痊又和尚智嚴年七十患偏風口眼喎斜時時吐
涎臣與十服亦便瘥今合一百劑差職員史元奏進

同上

一服飲

福康梁緄心脾疼痛數年之間不能得愈服藥無效或
教供事穢跡神且誦咒語久之夢中告曰與汝良藥名
為一服飲可取高良薑香附子等分如本條修製細末
二錢匕溫以陳米飲下空心服為佳不煩再服已而果

驗後嘗以濟人皆效

類編 百一選方云二味須
各炒然後合若同炒即不效

診法

診法

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均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脈切脈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臟有餘不足六腑強弱形之盛衰以此參決死生之分

千金方

動脈

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臟六腑死生吉凶之法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一夜

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周於身漏水下百刻
榮衛行陰陽各二十五度為一周也故五十度復會於
手太陰太陽者寸口也即五臟六腑之終始

千金方

脉行氣順逆

孫尚藥曰凡診脉先視人之長短肥瘦形氣相得者不
病形氣不相得者病形氣損者危形氣反者死形氣既
反脉又加之懸絕者形氣俱病見者立死故人長脉亦
長人短脉亦短人肥脈亦厚人瘦脉亦急此形氣之相

得也然人賴五行以生而常為八邪所攻若非果有誤中他邪得病亦易為治療謂形氣相得也形氣不相得而反者謂人長脉短之類若得病必難拯治此是人之氣候無病者不久當病病者危危者死矣切須畏忌樽節和氣養神勿更恣意不慎轉耗天真深思深思

鷄峰方

四時之脉

凡脉順四時者謂春弦夏洪秋毛冬石中有和氣軟滑而長乃是不病之人得病即易為治療蓋從和氣而生

也用法萬全如氣反脉逆形氣相失名曰不可治是形盛氣虛形虛氣盛故不可治也凡人形氣俱虛安穀者過期而死不安穀者不過期而死安穀謂飲食尚進期是八節之氣候也

鷄峰方

肥瘦虛實

診脉治病必先度人之肥瘦以調氣之虛實虛則補之實則泄之若形瘦脉大胃中多氣者必死是形氣俱不足而脉反有餘故死也故人形盛脉細少氣不足者危

危者近於死也猶有可治之理以氣不足而形盛故也其形氣相得者生是人形氣肥瘦長短氣候相得故生也參伍不調者病謂脉氣交亂而不調故病也上下寸關尺三部脉如參舂者病甚也三部脉左右手十至不可數者死是一呼一吸脉來往十至已上無生氣也故死矣

鷄峰方

形氣相得相反

大凡診脉先定四時之脉便取太過不及虛實冷熱寒

溫至數損益陰陽盛衰五行生尅臟腑所屬看之以為
大法然後取其人形神長短肥瘦氣候虛實盛衰性氣
高下布衣血食老幼強弱但順形神四時五氣氣候無
過者生之本其形氣與五形反者危病若過盛而形氣
反逆脉有懸絕者死不治矣

鷄峰普濟方

善別脉

郭玉廣漢人也後漢章帝時為侍郎為人善別脉知人
生死帝令童男衣女子之衣詐云有病使玉診脉玉曰

此女誰言病據脉狀陽盛陰弱臣謂非女帝善之遷五官中郎將

龐安常脉法

察脉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脉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凡平人之脉人迎大於春夏寸口大於秋冬何謂人迎喉旁取之內經所謂別於陽者也越人不盡取諸穴之脉但取手太陰之行度魚際后一寸九分以配陰陽之數而得關格之脉然不先求喉手引

繩之義則昧尺寸陰陽關格之所起寸四倍於尺則上
魚而為溢故言溢者寸倍尺極矣溢之脉一名關一名
內格一名陰乘之脉曰外關者自關以上外脉也陰拒
陽而出故曰外格陰生於寸動於尺今自關以上溢於
魚際而關以后脉伏行是為陰壯乘陽而陽竭陽竭則
死脉有是者死矣此所謂寸口四倍於人迎為關陰之
脉者也關以后脉當一寸而沉過者謂尺中倍於寸口
至三倍則入尺而為覆故言覆者尺倍寸極矣覆之脉

一名曰內關一名曰外格一名曰乘陽之脉內關者關以下內脉也外格者陽拒陰而內入也陽生於尺動於寸今自關以下覆入尺澤而關以前脉伏行則為陽亢乘陰而陰竭亦死脉有是者死矣此所謂人迎四倍於寸口為格陽之脉也經曰人迎於寸口皆盛過四倍則為關格關格之脉羸不能極天地之精氣而死所謂關格者覆溢是也雖然獨覆獨溢則補瀉以生之尺部一盛瀉足少陽補足厥陰二盛瀉足太陰補足少陰三盛瀉

足陽明補足太陰皆一瀉而一補之四盛則三陽極導之以斜當盡取少陽太陰陽明之兗脉靜者取三陽於足脉數者取於手瀉陽二當補於陰一至寸而反之脉有九候者寓浮中沉於寸關尺也且越人不取十二經穴者直以二經配合於手太陰行度自尺至寸九分之位復分三部部中有浮中沉以配天地人也又曰中風水傷寒金溫水熱火溫病起於濕濕則土病土病而諸臟受害其本生於金木水火四臟之變也陽浮陰濡為

風溫陽數陰實為溫毒陽濡陰急為濕溫陰陽俱盛為
溫瘧其治之也風濕取足厥陰木手少陰火溫毒專取
少陽火傷寒取手太陰金手少陰火濕溫取足少陰水
鄉人皆為我能與傷寒語我察傷寒與四溫變辯其疑
似而不可亂也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
候於浮沉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余參
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

得逃焉

張右
史集

太素之妙

予伯祖張諱擴字子充歙人也家舊以財雄鄉里族人
有以醫名者因畱意焉長聞蘄水道人龐君安常以
醫聞淮甸徑從之遊一日丐者扣門自言為風寒所苦
龐君令以藥濟之丐者問當用何湯使龐君見其手執
敗扇指以此煎湯調所服之藥公初不省其意乃曰豈
非本草所謂敗扇能出汗者乎龐曰然公辭歸嘆曰龐
君用藥則善矣聞川有王朴先生者其察脉非特知人

之病而太素之妙能測人之死生禍福見於未著之前服膺幾年盡得其妙乃辭而歸先是宣之南陵有富者惟一子而家累萬計適中寒疾以為不可救則氣息僅存以為可療則邈不知人召公治之公笑曰正有此藥然此病證後三日當蘇蘇必欲飲水則以此藥與之服畢當酣寢切勿驚動醒則汗解而安矣富者如其言其子之疾果愈南陵宰其妻亦苦寒疾醫者環視無所措手公探囊中得藥服之疾起矣如其言而亦安祈門宰

陳君獮聞公之名召之是時縣學士子餘三十人聞公太素之妙丞相汪公廷俊預學職陳請遍診生員公診至丞相則曰南人得北脉後官當為相國然登第後必自北方起時丞相欲往京師家貧公力贊其行至京師邈未有遇因言於公曰恐誤所許之術公曰安之當達矣未踰年果登第授北京大名簿徊環北京而梁公子美辟之遷至大中大夫後至宣政末力贊太上皇入繼大寶而正位槐鼎皆自北方起也丞相范公堯夫當徽

廟即位之初朝廷以其舊德元勲將虛左召之而丞相
嬰疾召公診視問曰某此去壽幾何公曰丞相脉不出
半年丞相曰使某得至京師皆先生力也公曰如此則
可丞相遂同公朝京師朝廷方欲大用范公力辭授以
醴泉觀使奏公以假承務郎丞相後果以不起聞矣公
出京至宋尚書蹇公序辰知應天府召公察脉公白尚
書無官脉旦夕必有失俄被旨放歸田里未踰半年復
召公察脉問曰某復如何公曰今日之脉與前不同當

得郡矣不踰時而知杭州蔡元度樞密吳國夫人王荊
公女也有疾召公而愈嘆曰天下醫工未有妙如張承
務者黃君謨誥授淮西提刑過當塗遇之公察脉而言
曰大夫食祿不在淮西相次還朝矣然非今日宰相所
謂宰相者猶未起起則有召命不滿歲當三遷又曰大
夫不病而細君病良可憂九月矣後朝廷召蔡公京用
之而黃君階此而進一歲之內皆如公言作序送公曰
余自崇寧年中授淮西提刑待次南歸過當塗遇故人

張子充為予切脉而言曰大夫食祿不在淮西相次還朝矣然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猶未起起則有召命不滿歲當三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病良可憂九月今丞相蔡公當國被旨除戶部郎中八月遷吏部九月長壽縣君卒十二月遷左司此數者與子充之言若合符節夫察人之脉知其病不病可治不可治故有之矣察夫之脉而知婦生死者間或有之至於察庶官之脉而知當朝宰相之出入未之見也自非術數窮天地

智識窺造化其孰能與於此哉三年六月為之賦詩因
序其略黃山樓掛斗牛星三十六峰森翠屏溫泉一派
瀉東溟下有丹砂連赤城軒轅黃帝招廣成採山飲水
學長生夜半常談內外經飄風驟雨迅雷霆獨騎龍去
遊天庭至今山水默通靈張君盡得其精英溫潤如玉
清如水放指測人無遁形三尸九蟲潛震驚富貴貧賤
及死生自量多少提重輕無嫌黑白太分明片言隻字
皆至誠當時宰相及公卿邀至在門倒屣迎其言簡嫺

色驕矜馬須欲往人不行惠然訪我來崑局且謂連珠
脉已形口不可傳心可銘一飲三斗如建瓴老夫先醉
君獨醒短歌不足為先聲尚有史官書姓名及姑熟李
公端叔之儀青山郭公功甫祥正尚書黃公道夫太尉薛公
肇明皆與之遊先是功甫有子得異疾四肢如削人視其氣
息僅存以命在須臾召公診之公曰無足憂翌日功甫
飯公公曰所召何人功甫即言所召者惟吾子克一人
而已公曰可增一客及期間公何人可預此席公以郭

之病子對功甫曰兒如此豈能陪燕豆公未應間力請
其子同席遽授一藥酒未再進疾大作涎沫皆出公令
視之必有物在其間果得一魚骨隨出舊疾因頓愈有
詩送公云公不見左真人韓伯休聞名不可見今迺逢
張侯張侯生新安聲名滿皇州探賸陰陽關壽命推短
修何代無異人志妙安可求靈丹輒起死固匪醫之流
衣冠乃儒者眉宇仙氣浮願言分一粒洗我千歲憂高
飛出塵寰相追汗漫遊而黃公道夫序之則曰張君字

子充得脉於異人來遊京師能以疾證占休咎告於省
府之官累累皆中或怪其異疑用它術寓言在脉予曰
不然萬物墮五行數中五行之在五臟死生禍福之變
動於脉見於面聞於聲乃其深切著明者也又何疑之
哉其術方行於京師偶以憂還江上略書其事以告東
南好事者與之共信焉元符己卯正月二十二日僉山
黃尚書及紹興間待制曾公開守徽日視事之始因召
先祖揮字子發醫乃問曾出外方否對以蚤歲從先兄

子充往建康公再三嘆曰子充之術非常術也不知其
為此邦人詢待制公迺薛公子壻爾當公在都下時鄉
邦前輩在國學者無不扣之而殿院胡公汝明求診公
曰公當登第然心脉未圓候圓則成矣後往見之許其
不出此舉遂中壬辰年之第先是士大夫聞公名者皆
踵至皆來惟恐其後有授全齊貳車者方其未有所授
公診脉謂之曰公脉止有七日及五日有全齊貳車之
除乃曰張某妄人耳言我脉止有七日今五日乃有此

除深怒之及七日晨起盥嗽遽仆於地子弟視之已不可救亟召公而告其疾公曰鰕遊脉見前已言之不可療矣其子後作文擬扁鵲過齊見齊桓之事推美公之先見如此公歸鄉時承議董正封為徽守召診其脉公曰承議今歲必當瘞子董以為官既未該奏補亦非郊祀之年族人中亦未有可以奏官及之者疑之適宛陵幕僚汭檄至徽亦云子充之言不獨許承議亦許宛陵守矣恐不足信未踰年而徽廟登極凡守土之臣並得

捧表恩澤先祖隨侍至建康一日有一婦人扣門求藥
伯祖偶不在舍先祖為診之既歸則稟伯祖以婦人六
脉所受之患併所與之藥伯祖云如吾弟所與藥病當
退矣此婦人據其脉氣當發居三年左乳下必有黑痣
或再來當問之適及三日而婦人果再扣門先祖問其
所以果如伯祖之言及紹興丙寅資政何公鑄謫居新
安先祖累蒙資政招醫後何公有序送之云余自弱冠
遊學金陵已聞張子充以醫名江東士大夫多神其術

以謂其察脉非特知人之疾至於貴賤禍福期以歲月
旬日若神余嘗異之而恨未識其人也後三十年余謫
居新安識其弟揮方知子充為此邦人且聞其事甚詳
揮嘗親授指教於子充故其議論有據切脉精審今為
此邦醫師之冠余居徽三年多賴其診治故特書之因
以見子充之術果不凡其傳於後者猶如此也惜乎公
名盛於崇寧大觀時而享年止四十九卒於南昌是日
也晨起見郡將云某之大事在今日午時後事必當累

公郡將曰不至此否公曰吾診脉血已入心矣使人俟

之果如期而卒

張季明自記其伯祖子充事

魚遊蝦戲

太常博士楊日宣病寒郝允診曰君脉首震而尾息尾震而首息在法為魚遊蝦戲不可治不數日死

邵氏見聞錄

傷寒

百病之本

真誥有言曰常不能慎事上者自致百病之本而怨咎

於神靈乎當風卧濕反責它人於失覆皆癡人也夫慎
事上者謂舉動之事必當慎思若飲食恣情陰陽不節
最為百病之本致使虛損內起風濕外侵所以共成其
害如此者豈得關於神明乎惟當勤於藥術療理爾

察病先識其源

欲療病先察其源先候其病機五臟未虛六腑未竭血
脉未亂精神未散服藥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勢
已過命將難全

病之所由

夫病之所由来雖多端而皆關於邪邪者不正之因謂
非人生之常理風寒暑濕饑飽勞逸皆各是邪非獨鬼
氣疫癘者矣人生氣中如魚在水水濁則魚瘦氣昏則
人病邪氣之傷人最為深重經絡既受此氣傳入臟腑
臟腑隨其虛實冷熱結以成病病又相生故流遍遂廣
精神者本宅身以為用身既受邪精神亦亂神既亂矣
則鬼神斯入鬼力漸強神守稍弱豈得不致於死乎古

人譬之植楊斯理當矣但病亦別有先從鬼神來者則宜以祈禱祛之雖曰可祛猶因藥療致益者李子豫有赤丸之例是也其藥療無益者是則不可祛晉景公膏肓之例是也大都鬼神之害則多端疾病之源惟一種

蓋有輕重者爾

三說本草

六經傷寒用藥格法

夫傷寒始自太陽逆傳陽明至於厥陰而止六經既別治法不同太陽屬膀胱非發汗則不愈必用麻黃者以

麻黃生於中牟雪積五尺有麻黃處雪則不聚蓋此藥能通內陽氣却外寒也陽明屬胃非通泄則不愈必用大黃芒硝以利之少陽屬胆無出入道柴胡與半夏能利能汗佐以子芩非此不解太陰屬脾中州土也性惡寒濕非乾薑白朮不能溫燥少陰屬腎性畏寒燥非附子不能溫厥陰屬肝藏血養筋非溫平之藥不能潤養此經之常道也後學不知倫類妄意進餌遂致錯亂諸證蜂起夭傷人命可不究辯且三陽病汗下和解人必

知之至太陰脾經溫燥不行亦當溫利自陽明出如溫脾丸用大黃者是也少陰腎經雖用附子復使麻黃則知少陰亦自太陽出厥陰用桂自少陽出明矣及其二陽鬱閉皆當自陽明出故三陰皆有下證如少陰口燥咽乾下利清水太陰腹滿時痛厥陰舌捲腎縮皆當下之學者宜審詳不可率易投也

傷寒有五

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自霜

降至春分傷風冷即病者謂之傷寒冬受寒氣春又中風而病者謂之溫病至夏病發者名熱病病而多汗者謂之濕溫其傷八節虛邪者謂之中風

陽證傷寒

程元章婺源游汀人與妻皆嗜食鼈婢梅香主烹飪每滋味不適口必撻之嘗得一大者長尺方操刀欲屠覩其伸縮顫悸為之不忍指而與言尋常烹製少失必遭杖責罰今放汝不殺亦不過痛打一頓遂解縛置於舍

後汙池中池廣二丈水亦未嘗竭程夫婦以鼈肥大且
滿意飫餐既失之怒甚杖婢數十經二年婢患熱疾發
狂奔躁不納粥飲體熱昏憤蓋陽證也家人知不可療
畀入池上茅亭以待絕命明日天未曉聞有扣宅後門
扉者謂為鬼物叱去之乃言我是梅香病已無事乞令
歸家啓關信然問其故對曰半夜後髣髴見一黑物將
濕泥草徧覆我身環繞三四十匝便覺心下開豁四肢
清涼全無所苦始知獨在亭子內程氏未以為然迨暮

便使往傲昨夕偃卧而密伺之見巨鼈自池出啣水藻
浮萍遮覆其體程不省所以婢詳道本末云鼈比昔日
其大加倍視尾後穿竅尚存於是涸池取得之送諸深
溪程追悼前過不復食此鄉人聞者相傳為戒邑醫虞
和仲時到彼親見其事為予引霖夢弼言契證之極悴
未可解者汲新井水浸衣裳互熨之為妙不謂水族細
微亦能如此蓋陰德所招云

類編

竹葉石膏湯

袁州天慶觀主首王自正病傷寒旬餘四肢乍冷乍熱
頭重氣塞唇寒面青累日不能食勢已殆甚袁唯一醫
徐生能調治此疾診之曰脉極虛是為陰證必服桂枝
湯乃可觀字去城三里徐居在城內留藥而歸未及煮
若有語之曰何故不服竹葉石膏湯王回顧不見寮中
但有一老道士適入市只小童子在呼問之曰恰何人
到此曰無人自惑焉急遣邀徐醫還正告曰或教我服
此如何徐曰寒燠如冰炭君之疾狀已危果餌前藥立

見委頓它日殺人之謗非吾所能任也自為煮桂枝湯
一碗曰姑飲之正使不對病猶未至傷生萬一發燥狂
眩旋用師所言未為晚方酬答次復聞耳傍人云何故
不肯服竹葉石膏湯自正益悚矣俟徐去即買見成藥兩
貼付童使煎又聞所告如初於是斷然曰神明三告我
殆是賜以更生安得不敬聽即盡其半先時頭不能舉
若戴千斤倏爾清輕唇方漸暖咽膈通暢無所礙悉服
之少頃汗出如洗徑就睡及平旦脫然如常時自正為

人謹飭常茹素與人齋醮盡誠故為神所祐如此志

聖散子之功

聖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州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中下品藥畧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昔薄拘羅尊者以一訶梨勒於一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衆疾

柴胡呔咀

朱肱吳興人尤深於傷寒在南陽太守盛次仲疾作召

肱視之曰小柴胡湯證也請併進三服至晚乃覺滿又視之間所服藥安在取視乃小柴胡散也肱曰古人製
咬咀剉如麻豆大煮清汁飲之名曰湯所以入經絡攻
病取快今乃為散滯在膈上所以胃滿而病自如也因
旋製自煮以進兩服遂安

夷堅志

寒厥

劉錫鎮襄陽日寵妾病傷寒暴亡衆醫云脉絕不可治
或言市上賣藥許道人有奇術可用召之曰是寒厥爾

不死也乃請健卒三十人速掘地作坑熾炭數百斤雜薪燒之俟極熱施薦覆坑舁病人卧其上蓋以氈蓐少頃氣騰上如蒸炊遍體流汗衣被濕透已而頓蓐始取藥數種調治即日愈

同上

風濕不可汗下

論風濕不可汗下春夏之交人病如傷寒其人汗自出肢體重痛轉反難小便不利此名風濕非傷寒也陰雨之後卑濕或引飲過多多有此證但多服五苓散小便

通利濕去則愈切忌轉瀉發汗小悞必不可救初虞世
云醫者不識作傷風治之發汗下之必死己未年京師
大疫死正為此予自得其說救人甚多壬辰年予守官
洪州一同官妻有此證因勸其速服五苓散不信醫投
發汗藥一夕而斃不可不謹也大抵五苓散能導水去
濕耳胃中有停飲及小兒吐乳欲作癰服五苓散最效
初君之說詳矣予因廣此說以信諸人

信效方

取汗不可先期

南史記范雲初為陳武帝屬官武帝有九錫之命在旦夕矣雲忽感傷寒之疾恐不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便差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矣雲曰朝聞道夕死可況二年乎文伯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於上頃刻汗解裹以溫粉翌日愈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後二年果卒夫取汗先期尚促壽限況不顧表裏不待時日便欲速效乎每見病者不耐未三四晝夜促汗醫者隨情順意鮮不敗事故予

書此為醫者之戒

本事方

傷寒舌出

臨安民有因傷寒而舌出過寸無能治者但以筆管通粥飲入口每日坐於門一道人見之咨嗟曰吾能療此頃刻間爾奈藥不可得何家人聞而請曰苟有錢可得當竭力訪之不肯告而去明日又言之至於旬時會中貴人罷直歸下馬觀病者道人適至其言如初中貴問所須乃梅花片腦也笑曰此不難致即遣僕馳取以付

之道人肩為末，搽舌上，隨手而縮，凡用五錢，病立愈。丁志

四時癘疾

周禮天官下曰：疾醫長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

春時有瘡首疾。

頭痛

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

有嗽上氣疾。

辯沙疾

沙病江南舊無，今東西皆有之。原其證，醫家不載。大凡才覺寒慄，似傷寒而狀似瘧，但覺頭痛，渾身壯熱，手足

厥冷鄉落多用艾灸以得沙為良有因灸膿血迸流移時而死者誠可憐也有雍承節印行此方云初得病以飲艾湯試吐即是其證急以五月蠶退紙一片碎剪安腕中以標蓋密以湯泡半碗許仍以紙封標縫勿令透氣良久乘熱飲之就卧以厚衣被蓋之令汗透便愈如此豈不勝如火艾枉殘害人命敬之信之

葉氏錄
驗方

暑氣所中

今歲熱甚聞道路城市昏仆而死者此皆虛人勞人或

饑飽失節或素有疾一為暑氣所中不得泄即關竅皆
窒非暑氣使然氣閉塞而死也古方治暑無它但用辛
甘發散疏導心氣與水流行則無害矣崇寧乙酉歲余
為書局時一養馬僕馳馬出局下忽仆地絕急以五苓
大順散灌之皆不驗已踰時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
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瀉去滓決其齒灌之少
頃即蘇至暮此僕為余復御而歸乃知藥病相對有如
此者此方本徐州沛縣市門忽有板書釘其上或傳神

仙以救人者沈存中王聖美皆著其說而余親驗之乃使書百本散遠近庶幾有救其急者也

石林老人
避暑錄

傷寒後睡不著

人病傷寒陽證或患熱疾服涼藥而得愈飲食未充夜間輒睡不著是膽冷也若脉細身涼隨其虛實下金液丹一服大冷者下百粒及五六十粒不甚冷者三二十粒即睡著當以服證為準也脉細微大便不甚實小便清面色青白舌下不紅面帶青色皆冷證也

餘

欽定四庫全書

醫統
卷三

傷寒差後之戒

傷寒病初差不可過飽及勞動或食羊肉行房事與食諸骨汁并飲酒病方愈脾胃尚弱食過飽不能消化病即再來謂之食復病方愈氣血尚虛勞太早病即再來謂之勞復又復寒食羊肉行房事並死食諸骨汁飲酒者再病龐安常云飲酒者亦死

用藥不同

夫傷寒中風濕溫熱病瘧時疫雖同陰陽之法須別

作治療若與傷寒同治必致危損經言脉有陰陽之法何也凡脉浮大洪數動滑此名陽脉也沉細澁弱弦微此名陰脉也陰病見陽脉者生陽病見陰脉者死審而察之

諸風

風者百病之始

風者百病之始也清淨則肉腠閉拒雖有奇毒弗能害故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弗為

欽定四庫全書

醫統
卷三

中風用藥

凡中風用續命排風風引竹瀝諸湯及神精丹茵芋酒之類更加以艾無不愈者然此病積習之久非一日所能致皆大劑久而取效唐書載王太后中風喑默不語醫者蒸黃耆數斛以薰之得差蓋此類也今人服三五盞便求效責醫也亦速矣孟子曰七年之病三年之艾

久後知爾

本事方

中風

凡人中風脉無不大者非熱也是風脉也中風有冷熱陽病則熱陰病則冷冷則用溫風藥熱則用涼風藥不可一藥用也凡中風皆不可吐出涎人骨節中皆有涎所以轉動滑利中風則涎上潮咽喉中滾響以藥壓下涎再歸骨節可也不可吐出若吐出涎時間快意積久枯了人手足不可不戒也小兒驚風亦不可吐出涎其患與大人同方其發搐搦時不可捉住手足則涎不歸手足而固病成但覺寬鬆抱之可也

醫餘

辯諸風證

頭風多饒白屑毒風面上生瘡刺風狀如針刺腰痛如錐癩風急倒作聲發搐急慢頑風不認痛痒癰風頸生斑刺暗風頭旋眼黑不辯東西瘡風面生赤點肝風鼻悶眼瞶兩臉赤爛偏風口眼喎邪節風肢節斷續指甲斷落脾風心多嘔逆酒風行步不前肺風鼻塞項疼膽風令人不睡氣風肉內蟲行腎風耳內蟬聲陰間濕痒寒濕脚氣癱風半身不遂癰風手足拳攣胃風不伏水

土虛風風寒濕痺腸風脫肛瀉血腦風頭旋偏痛賊風發聲不響產風四肢疼痛骨風膝腫如槌膝風腿寒骨痛心風健忘多驚盛風語言蹇澀髓風臂膊酸疼臟風夜多盜汗血風陰囊濕痒烏風頭面腫塊皮風紫白癰癰肌風遍身燥痒體風身生腫毒閉風大便燥流軟風四肢不舉綠風瞳人開大青風吐極青盲虎風發吼羊叫大風成片爛瘡

諸風

劉子儀曰經有急風候又有卒中風候又有風癘候夫急風與卒中理固無二指風而言則謂之急風指病而言則謂之卒中其風癘蓋出於急風之候也何者經云奄然忽不知人咽中塞窒然古強不能言如此則是中急風其候也發汗身軟者生汗不出身直者死若痰涎壅盛者當吐之視其鼻人中左右上白者可治一黑一赤吐沫者死

風痺

風痺者身無痛也病在臟四肢不收智不亂一旦臂不隨者風痺也能言微有知則可治不能言者不可治足如履霜肘如入湯股脛淫鏹眩悶頭痛時嘔短氣汗出久則悲喜不常三年死凡欲治此病依先後次第不得亂投湯藥以失機宜非但殺人因茲遂為痼疾當先服

竹瀝飲子

鵜峰普濟方

風痙

經有風痙候又有風角弓反張候痙者身體強直口噤

如發癰壯角弓反張者腰背反折不能俯仰二者皆曰風邪傷於陽之經而然也治法一同

同上

腰腿

經稱腰腿風者為四肢不收身體疼痛肌肉虛滿是以風邪侵於肌肉之間流於血脉之內既云肌肉虛滿即風邪入腎之經絡而然也水氣論曰諸腫俱屬於腎是也治法當兼理腎為得一云不治變為水氣

同上

風眩

夫風眩之病起於心氣不足胃中蓄熱實故有頭風面熱之所為也痰熱相感而動風風心相亂則悶瞢故謂之風眩悶瞢大人曰癰小兒則為癰一說頭風目眩者由血氣虛風邪入腦而牽引目系故也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血氣與脈並上為目系屬於腦後出於項中血脉若虛則為風邪所傷入腦則轉而目系急故成眩也診其脉洪大而長者風眩也凡人病發宜急與續命湯困急時但度灸穴便宜針之無不差者初得針便

灸最良

上同

風痺

夫痺者為風寒濕三氣共合而成痺也其狀肌肉頑厚或則疼痛此由人體虛腠理開則受於風邪也其邪先中經絡後入於五臟以其春遇痺者為筋痺不已又遇邪者則移入於肝也肝痺之狀夜卧則驚飲食多小便數夏遇痺者為脉痺血脉不流令人萎黃脉痺不已又遇邪者則移入於心心痺之狀心下鼓氣卒然逆喘不

通咽乾喜噫仲夏遇痺為肌痺肌痺不已後遇邪者則入於脾脾痺之狀四肢懈墮發咳嘔吐秋遇痺者為皮痺則皮膚都無所覺皮痺不已則入於肺肺痺之狀氣奔喘痛冬遇痺者為骨痺骨重不可舉不遂而痛骨痺不已又遇邪者則移於腎腎痺之狀喜脹診其脉大澁者為痺脉來急者為痺脉澁而緊者為痺

同上

偏枯

經有偏風候又有半身不遂候又有風偏枯候此三者

大要同而古人別為之篇目蓋指風則謂之偏風指疾則謂之半身不遂其肌肉偏小者呼為偏枯皆由脾胃虛弱所致也夫脾胃為水穀之海水穀之精化為血氣潤養身體今脾胃虛弱則水穀之精養有所不周血氣偏虛為邪所中故半身不遂或至肌肉枯小爾治法兼

治脾胃

皆鷄
峰方

小中不須深治

風淫末疾謂四肢九人中風悉歸手足故也而疾勢有

輕重故病輕者俗名小中一老醫常論小中不須深治
但服溫平湯劑正氣逐濕痺使毒流一邊餘苦不作隨
性將養雖未能為全人然尚可苟延歲月若力攻之縱
有平復者往往恬不知戒病一再來則難以支吾矣譬
如捕寇拘於一室則不使之逸越自亡它慮或逐之再
至則其禍當劇於前矣此語甚有理而予見世之病者
大體皆如是但常人之情以幻質為己有豈有得疾為
廢人而不力治者此未易以筆舌喻也

泊宅編

邪風

邪風之至疾如風雨善治者治皮毛次治肌膚次治筋脉次治六腑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

風厥

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

睡防風吹

睡中風吹手足或酸或疼或腫用鹽炒熱怕裏熨之微

有汗出即愈仍用木附湯加羌活煎服

錄瑣碎

白癩病

昔有一僧得病狀如白癩卒不成瘡但每旦取白皮一升許如蛇蛻醫者謂多啖炙燂所致與局方解毒雄黃丸三四服而愈

長松治大風

釋普明齊州人久止靈巖晚遊五臺得風疾眉髮俱墮百骸腐潰哀號苦楚人不忍聞忽有異人教服長松明不知識復告之云長松生古松下取根餌之皮色如薺

芩長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
兼解諸蟲毒明採服不旬日毛髮俱生顏貌如故今并
代間士人以長松雜甘草乾山藥為湯煎服甚佳然本
草及諸方書皆不載獨釋慧祥作清涼傳始序之

澠水燕談

療風癩病絕不同

療病骨先絕風病筋先絕癩病肉先絕

瑣碎錄

食穿山甲動舊風疾

余嘗行衡州道中遇醴陵尉自衛陽方回以病歸問其

得疾之由曰某食猪肉入山既深無肉可以食偶從者
食穿山甲肉因嘗數鱗舊有風疾至是復作今左手足
廢矣因以篋中風藥遺之後半月聞其人痼疾頓愈及
至永州觀圖經曰穿山甲不可殺於堤岸血一入土則
堤岸不可復塞蓋能透地脉也如此尉因誤食致病而
旬日痼疾盡愈亦可怪也今人用以通婦人脉甚驗

蒺藜草治風

杜甫詩有除蒺藜草詩一篇今蜀中謂之毛蒺藜芒可畏

觸人如蜂蠆然治風疹擇最先者以此草點之一身皆
失葉背紫者入藥

蚘蛇治風

泉州有客盧元欽染大風唯鼻根未倒屬五月五日官
取蚘蛇膽欲進或言肉可治風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
五日頓漸可百日平復

蛇墜酒罌治風

商州有人患大風家人惡之山中為起茅舍有烏蛇墜

酒罌中病人不知飲酒漸差罌底見蛇骨方知其由也

朝野僉
記同上

桑枝愈臂痛

桑枝一小升細切炒香以水三大升煎取二升一日服
盡無時圖經云桑枝平不冷不熱可以常服療體中風
痺乾燥脚氣風氣四肢拘攣上氣眼暈肺氣嗽消食利
小便久服輕身聰明耳目令人光澤無療口乾仙經云
一切仙藥不得桑枝煎不服出抱朴子政和間予嘗病

兩臂痛服諸藥不效依此作數劑臂痛尋愈

本事方

透水丹愈耳痒

族人友夔壯歲時兩耳痒日一作遇其甚時殆不可耐
擊刮挑剔無所不至而所患自若也常以堅竹三寸許
截之折為五六片細削如洗帚狀極力撞入耳中皮破
血出或多至一蜎殼而後止明日復然失血既多為之
困悴適有河北醫士周敏道到鄉里因往謁之周曰此
腎臟風虛致浮毒上攻未易以常法治也宜買透水丹

服之勿飲酒啖濕麵蔬菜鷄豬之屬能盡一月為佳變
用其戒數日痒止而食忌不能久既而復作乃著意痛
斷迨於累旬耳不復痒

類編

臂細無力不任重

此乃肝腎氣虛風邪客滯於榮衛之間使氣血不能周
養四肢故有此證肝主頂背與臂膊腎主腰胯與腳膝
其二臟若偏虛則隨其所主而生病焉今此證乃肝氣
偏虛宜專補肝補腎

鷄峰方

風眩

賈黃中為禮部侍郎兼起居監察中風眩卒太宗悼惜之切責諸醫大搜在城醫工凡通神農本草黃帝難經素問及善鍼灸藥餌者校其能否以補翰林醫學及醫官祇候

風痺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脉曰風痺客浮難於大小溲溺亦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

故病得之流汗出漉漉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
后病者臣意診其脉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脉法
曰沉之而太堅浮之而太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
反也脉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史記
淳于意傳

風蹶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脉曰風蹶胃滿即為藥酒盡三
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

脉時風氣也心脉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
陰氣入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
脉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

澆士咸切

痺

齊王故為陽虛候時病甚衆醫皆以為蹶臣意診脉以
為痺根在右脇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
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
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同上

苦沓風

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
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肢不能自用使人瘖瘖即死
今聞其四肢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
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脉法奇咳言曰臟
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

史記
同上

癰瘕

世傳左為癱右為瘓此說尤非何者經既有偏中半身不遂之候即癱瘓之候當以左右俱中者名之又說以春夏得之難治秋冬得之易療春夏者陽氣上騰火力方盛風火相得而王故難治也秋冬者陽氣降下漸微即易療也此說亦未可必惟其中之淺深為難易耳治法兼理肝腎為得蓋肝主筋腎主骨風中肝腎則筋骨

癱瘓

方 鷄峰

迴風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

脉曰迴風

音洞言微入四肢

迴風者飲食下嗑

音益謂猴下也

而輒出

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

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脉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嗑

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

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臟實中臟實故過期師言

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出史記

又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

食下噎輒後之

後如側也

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

我之王家食馬肝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馳疾至舍即泄

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當愈時醫

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閭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

病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

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

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

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服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

不死

史記同上

手足沉重狀若風者

此證其源起於脾虛榮衛不足胃為水穀之海脾氣磨而消之水穀之精化為榮衛以養四肢若起居失節飲食不時則致脾胃之氣不足既榮衛之氣潤養不周風邪乘虛而干之蓋脾胃主四肢其脉連舌本而絡於唇口故四肢與唇口俱痺語言蹇澀也治法宜多用脾胃

藥少服去風藥則可安矣若久久不治則變為痿疾經所謂治痿獨取陽明是也陽明者胃之經也

鷄峰方

上氣常須服藥

張文仲言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一種唯脚氣頭風上氣常須服藥不絕自餘即隨其發動臨期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洩即不困劇所謂通洩者如麻黃牽牛郁李仁之類是也不必苦

駉利藥

太平御覽

熱蹶

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按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太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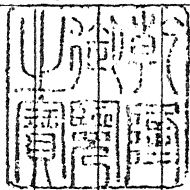
史記

眉髮自落

崔言曰職隸左親騎軍一旦得疾雙眼昏咫尺不辨人物眉髮自落鼻梁崩倒肌膚有瘡如癬皆為惡疾勢不可救因為洋州駱谷子歸寨使遇一道流自谷中出不

言名姓授其方曰皂角刺一二觔為灰蒸久晒碾為末
食上濃煎大黃湯調一錢七服一旬鬢髮再生肌膚悅
潤眼目倍明得此方後入山不知所之

感應神
仙傳



醫說卷三